

# 读一点法家著作

## (四)

河南人民出版社

##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 目 录

- 《商君书·更法》选注 .....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1)
- 读《商君书》 ..... 钱光培 (11)
- 变法的号角 论战的记录
- 读《商君书·更法》篇 .....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理论学习小组 (26)
- 从《离骚》看屈原的法家思想 ..... 新 南 (42)
- 荀况的《王制》选注
- 读《荀子·劝学》 .....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57)
- 批判孔孟反动教育思想的战斗檄文
- 读《荀子·劝学》 ..... 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装配分厂工人 陆志明 (63)
- 韩非的《五蠹》选注 .....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70)

##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评《韩非子》

梁凌益 (79)

## 战国时期复辟反复辟的斗争

——读《韩非子》

施达青 (100)

## 反对分裂割据坚持中央集权的理论

——读韩非的《孤愤》

上海师大政教系大批判组 (114)

## 韩非对早期法家变法实践经验的总结

——读《定法》篇

晁思峰 (121)

## 从《五蠹》看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北京二七通信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专业工农兵学员 (133)

焦

# 《商君书·更法》选注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 【原文】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  
顾天下之议之也。”

## 【评注】

商鞅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更法》是他到达秦国之后在秦孝公面前痛斥儒家之徒，阐发革新主张的真实记录。商鞅对秦孝公说：“行动迟疑不定和遇事犹豫不决，是不会有成功希望的。请你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怕有人对你提出异议。”这里，商鞅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有信心和决心坚持到底，不怕有人议论讥笑，敢于顶逆风，战恶浪，与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这表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勇于战斗的精神。商鞅的革命主张立即遭到当时身居朝廷要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甘龙和杜挚的反对，一场激烈辩论的结果是秦孝公采纳了商鞅的意见，实

行了变法。这以后，商鞅在实践中冲破种种阻力，坚持变法十八年之久，一直到最后被反动复辟势力车裂，以身殉职。商鞅这种战斗到底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要革命就必然会受到反动、保守势力的反对。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回顾建国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我们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和帝、修、反斗，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斗，同地、富、反、坏、右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内外反动派的咒骂、讥笑中阔步前进，不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回顾我厂的历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记得在一九六〇年，正当我们厂刚刚试炼不锈钢，决心为发展我国的合金钢生产做出贡献的时候，一个披着专家外衣的苏修分子钻进了我厂，以指导为名，大搞破坏活动。结果钢没有炼出，炉子差点被毁掉。临走时这个家伙还冷嘲热讽地说：“你们厂设备不行，技术太差，炼不出不锈钢！”不久苏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对我国

实行了种种刁难、封锁、破坏。苏修的讥笑和捣乱，使我们工人义愤填膺，响亮地回答：“甩掉洋拐棍，炼出‘争气钢’！”立即打响了一场试炼不锈钢的人民战争。由于缺少经验，初炼失败了。这时从阴暗角落里吹出了一股阴风，说什么“专家都炼不出来，你们还想炼？”“你们这些原来学木匠、踏三轮车的，炼不锈钢，是怀里放炮竹——心里响（想），梦里吃糖——想得甜。”面对这种种议论讥笑，工人们斩钉截铁地回答：“咒骂吓不倒我们，困难拦不住我们。我们有火红的心、钢铸的骨，就是要从洋人头上跨过去！”我们以这种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终于炼出了不锈钢。这件事情过去十多年了，如今我们厂已能炼出各种高级合金钢，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贡献力量。我厂胜利前进的历史说明，要革命，就要勇于开顶风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当前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只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能把林彪、孔老二这类庞然大物及其反动的思想体系踏得粉碎。

### 【原文】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 【评注】

商鞅说：“死守古礼的人，和他没有共同的语言，死守先王之法的人，不能同他议论变革。”这话表达了商鞅蔑视顽固派，踢开绊脚石，坚持变法的决心。路线不同，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来“言事”；阶级不同，就不能共同讨论制订革命规划。不“同心”从来就无法“协力”。林彪这个大骗子叫喊什么“不同心，也要协力”，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当年，商鞅主张“不法其故”，“不循其礼”，而顽固派的代表甘龙、杜挚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他们之间根本谈不到一起去。今天的路线斗争比之古代的斗争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内容，营垒更加分明。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林彪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搞团结，林彪要搞分裂；我们要光明正大，而林彪却搞阴谋诡计。我们和林彪之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路线斗争既然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一定要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线，同错误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肃清其流毒，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一九六〇年，刘少奇、陈伯达一伙配合苏修反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

冶金工业刮起一阵“停炉下马”黑风。当时，我厂受到严重干扰，走资派强迫工人将“炉子停光，设备拆光，人员分光”，甚至叫嚷“谁要上炉炼钢，就扣奖金，停工资”。可是，我们广大工人深深懂得：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我们工人对刘少奇一伙“停炉下马”的修正主义路线，只有坚决斗，坚决顶。广大工人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奖金不要钱，炉要上马钢要炼。”大家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顶住了“停炉下马”黑风，使企业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大道上猛速前进。广大工人豪迈地说：“斗垮下马风，迎来‘钢城’红；壮志战炉台，红心干革命。”我厂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事例，深刻地告诉我们：正确路线是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对那些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的人，我们不能同他们“言事”，不可同他们“论变”，而只能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这是我们同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值得永远记取。

## 【原文】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 【评注】

商鞅说：“治理国家不要用老一套办法，只要对国家有好处，不必效法古代的东西。”商鞅这一著名论断，是对阻挠变法的奴隶主贵族颂古非今、复辟倒退思潮的猛烈痛击。当时，甘龙、杜挚之流站在儒家的反动立场上，仇视革新，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商鞅变法。

商鞅的革新理论是对甘龙、杜挚之流的“法先王”复古路线的有力批判，充分表现了他坚持“法后王”路线的决心。

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对旧的东西进行不断的批判，新的制度才能不断发展巩固，社会才能前进。这一点，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锻炼的我厂广大工人是深有体会的。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信洋好古”，阴谋复辟，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祭起了苏修“马钢宪法”的“古董”，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我厂革命、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当时，不是把工人当作企业的主人，充分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而是把工人当“外

人”，很不放心。厂里规章制度多如麻，仅质量检验制度就多达二十六种，五十多万字，其中许多是不合理的，严重束缚了工人的手脚。一次，有位工人为了抢救一炉钢，大胆地冲击了旧制度；结果，钢被救了，可这位工人却被停职检查了三天。看，这种修正主义“管、卡、压”制度，就是这样挫伤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厂工人遵循毛主席关于“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指示，把那套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常规砸得稀巴烂。适应新的形势，工人们创造了新的管理方法，迅速改变了过去“厂长立法，技监执法，工人守法”的旧面貌，出现了一个“干群一条心，大家鼓干劲，革命生产日日新”的新气象，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一九七二年，我厂钢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多。工人们深有体会地说：“好钢在千锤百炼中铸成；社会在不断变革中前进。”

### 【原文】

“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撏其礼。”

## 【评注】

商鞅说：“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当权者来说，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起来，就不必死守老规矩；如果有利于人民，就不必沿用旧制度。”商鞅说这句话是为了增强秦孝公变法的信心，要秦孝公敢于抛弃一切旧礼制，实行能够强国利民的新法。商鞅这种“不法其故”、“不循其礼”的进步思想，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但是，在历史上，每当进步阶级要采取一项重大革命措施的时候，总要遭到保守势力和复古思潮的竭力反对。商鞅变法，甘龙、杜挚之流就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提出“圣人不改变原来的习俗来教育人民，聪明人不改变老规矩来管理国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颂古非今，倒行逆施。然而这怎能拉得住历史前进的巨轮呢！商鞅变法照样实行了，历史照样在前进，而甘龙、杜挚之流的喧嚣如同泛起的沉渣一样，很快又沉下去了。

这种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今天表现得更为激烈。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关头，刘少奇、林彪公开跳出来，疯狂反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抛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

序”的黑纲领，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引向黑暗的资本主义的万丈深渊中去。面对这妖风逆浪，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刘少奇、林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革命的巨浪击退了复辟倒退的逆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航船正在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在政治领域中存在着革命和复辟、前进和倒退的重大路线斗争，在企业管理领域中，也存在着创新和守旧、前进和倒退的斗争。我厂煤气车间在批林整风前，由于受到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有些干部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认为“旧制度习惯，旧分工全面，老一套保险”。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结果生产效率低，总喊人力不足，还曾向厂部打报告要求增加人。在批林整风中，这个车间的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和其他有关教导，狠批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狠批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工人群众说：“过去分工过细，分工过死，分工等于分家，把革命精神和协作风格给分掉了。”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他们“突破老框框，甩掉旧规章，打破死分工，大家学‘龙江’”。经过努力，人力紧张的问题解决了，还发扬

了“龙江”风格，抽调了一些骨干支援炼钢车间。煤气车间的经验带动了全厂。全厂兴起了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热潮，谱写了一曲当代的“不法其故”、“不循其礼”的新歌。

（原载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 读《商君书》

钱光培

《商君书》是阐述商鞅（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公元前三三八年）及其学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一部书，反映了商鞅变法过程中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全书共五卷，二十九篇，现在实存二十四篇，是商鞅一派法家编撰的。编辑成书大约在公元前二六〇年以后，在战国后期已经广泛流传。

《商君书》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是相当坚决的。它有力地驳斥了儒家对法家的攻击和污蔑，深刻地揭露了儒家思想的腐朽和虚伪。时隔一两千年，孔老二的一些徒子徒孙读到此书，还感到内心的恐惧。清代一个孔老二的信徒黄震，就曾经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写他读《商君书》时的心情：“至今开卷于千载之下，犹为心目紊乱，况当时身被其祸者（指当时受到打击的奴隶主贵族）乎！”（《黄氏日钞·商子评语》）清代另一孔老二的信徒陈澧，在读到《商君书》中把儒家所崇尚的诗、书、礼、乐、仁义、孝悌痛斥为祸国

殃民的“六虱”时，也连叫“呜呼”，最后竟破口大骂起来：“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不以为美者，而商鞅以为虱，以为必亡必削，非枭獍〔xiāo jìng 音箫镜，指凶猛的禽兽〕而为此言哉！”（《东塾读书记》）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如此害怕、如此咒骂《商君书》，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正好说明这部书打中了他们的痛处。

读一读《商君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中了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

### （一）

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总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从《商君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一开始，就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顽固派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商君书》第一篇《更法》，记录了变法前在秦国政府发生的一场激烈的论争。

当时的秦国，正在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在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比中原各国迟一些。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公元前三八四年开始，在秦国

实行了一些改革，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这就把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秦献公没有完成他的改革就死去了。对秦献公采取的改革措施心怀不满的奴隶主贵族，乘机图谋反攻倒算，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秦孝公即位后，是沿着秦献公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成为当时秦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秦孝公是主张继续改革的，但当时奴隶主贵族势力还相当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孝公元年到三年，除了发一道征求能使秦国富强之人的布告以外，没有提出任何革新的措施。商鞅从孝公元年带着李悝〔kui音亏〕的《法经》，从卫国到了秦国，经过三年的说服工作，终于把变法的问题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在朝廷上展开了。

斗争的一方是秦孝公和商鞅，另一方是大夫甘龙和杜挚。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反古”“变法”，还是“法古”“循礼”。商鞅提出了“反古”“变法”的主张。他说：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沿用旧制度；只要能够利民，就不必遵守老规矩。甘龙跳出来反对，他歪曲历史，编造了古代圣人都是“不变法而治”的谎言；接着又胡说“不变法”可以“不劳而成”，可以使“吏习民安”。最后威胁秦孝公，“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